

新譯文叢刊

著夫葉列德安・俄

譯 龍 汝

總督大人



平明出版社刊

新譯文叢刊

總督大人

俄·安·德列葉夫著 汝龍譯



平明出版社刊行

• 1950 •

新譯文叢刊

總 督 大 人

著 者 俄·安德列葉夫

譯 者 汝 龍

編 者 巴 金

發行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定 基 價 本
五 元 四 角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

(初 版 二 五 〇 〇 冊)



Young Anny

總督大人

自從那件叫人忘不了的事情發生以來，已經過了十五天，可是他的腦子裏頭還是填滿了那件事——彷彿時間失去駕御思想或事情的力量，要不然，就是像一架破鐘那樣的停了擺似的。不管他把自己的遐想引到哪兒去，不管引到多麼生疏的、遙遠的道路上去，他那走頭無路的思想總還是回到那件事情上來，無可奈何的奔上前，撞在那件事上，就跟人在黑巷子裏撞在一所監獄的不出聲的大牆上一樣，那些遐想走着多麼奇怪的路啊。比方說，他想到許久以前的意大利旅行——那次旅行滿是陽光，青春，歌聲。他想起一個意大利的乞丐的面目，於是他的眼前立刻現出那羣騷動的工人，轟然齊發的步鎗，火藥的氣味，血，或者，也許有一股香氣升到他的腦子裏，他立刻想起他的手絹——

那手絹也灑過香水——他正是搖一搖那手絹做爲開鑰的信號！

起初，他的思想的順序倒是按部就班的——挺合情合理；雖然弄得他難堪吧，卻不至於引得他坐臥不安，可是過不久，樣樣東西都沒來由的猛然使他痛苦的回到那回事，好像誰躲在牆角，猛然打過一拳來似的。他笑，忽然他彷彿聽見四面八方有很多人一齊哄堂大笑似的，還逼真的看見一個死人——其實當時他並不真想笑，別人也沒笑……或者，他聽見燕子在黃昏裏啾啾的鳴叫，或者看見一把椅子——只不過一把普普通通的橡木椅子罷了，或者伸手摸到甚麼東西——總之，樣樣東西使他不由得不想那一幕不可磨滅的景象——那揮動着的白手絹，那些鎗，那血！他彷彿住在有一千個門的房間裏，不管他推開哪個門，總是那幅千篇一律的圖畫迎着他的目光：信號——烟——血！

那件事的本身簡單得很——當然，悽慘是也悽慘的。郊外一家工廠的工人，罷工三個禮拜以後，帶着老婆和子女，爹娘和殘廢人，聚在一塊兒——大概有一千多人罷——

來謁見他，提出做總督的他所不能答應的種種要求。他們臉皮又老，態度又兇，居然大聲喊叫，還辱罵長官——有一個女人好像完全發了瘋似的，拉住他的衣袖，把線縫都扯開了。後來，他的僚屬簇擁着他回到陽台上，那時他仍舊只想跟他們講幾句話，安安他們的心，可是工人卻扔起石頭來，打碎好幾扇窗子，傷了警察廳長。他這纔冒起火來，用他的手絹發出信號！

那些人騷動起來，因此只得再開一回鎗；於是死了許多人——按照報告，是四十七名——其中有九個女人和三個小孩，怪得很，那三個全是女孩子……受傷的人的數目還要大。

他起了奇怪的、按捺不住的好奇心，不聽下屬的進言，親自去看那些死人，那些屍首陳列在警察廳第三派出所的電機室的套間裏。自然，並沒有甚麼重大的理由，非要他去不可，不過呢，他覺得，雖然說不出甚麼道理來，總還是他本人親自去看一趟的好，就跟誰要是無意中胡亂的開了一鎗，也總覺得忍不住要找一找鎗彈打中甚麼地方，用手去摸

一摸似的。

電機室的狹長的套間裏又黑又涼；那些屍首蓋着一塊長方的灰帆布，恰好排成一般長的兩排，就跟陳列甚麼古怪的貨色似的。大概是特爲總督的駕臨纔這麼佈置好的，擺得整整齊齊，肩膀挨着肩膀，臉朝上。那塊帆布只蓋着他們的頭，和上半部的身體；大腿露在外面，彷彿便於別人來計數似的——那些僵硬不動的大腿，有的穿着舊的破皮鞋，有的穿着破舊的小便鞋，有的沒穿鞋，光着腳，曬黑的皮膚透過污泥很古怪的露出來。女人和小孩另排在一處；在那兒，人也覺得那種排列法是有意便於別人來計數。

那兒挺安靜，對那麼一大羣人說來，未免太安靜；走進房來的活人也趕不散那種沉默。從木頭的障壁後面傳來馬夫在做活的聲音。他明明只想到他自己一個人——一點沒想到死人——帶着滿不在乎的快活聲調對他的馬說：「站住，你這魔鬼！別動，我在給你刷毛吶！」

總督看一眼成排的腿，那些腿在昏睡的光線中簡直看不大清；他用悶聲悶氣的低

音，差不多叫別人聽不出聲音來的說：『有多少個？』

警察廳副廳長是個年青的，沒留鬍子的漢子，臉上生着粉刺，從後面向前走幾步，一鞠躬，高聲報告：『三十五個男人，九個女人，三個小孩，大人！』

總督不由得皺一皺眉，副廳長一鞠躬，退到後面。他原本希望引起總督注意，看一看兩排屍首中間留着一條乾淨的路，路上小心的灑好黃沙，可是總督沒留意到這個，雖然他呆瞪瞪的瞧着地下。

『三個孩子？』

『三個，大人。大人願意揭開那帆布嗎？』

總督沒做聲。

『這兒甚麼樣的人都有，大人，』副廳長恭敬的，活潑的接着說，他認為總督的沉默是默認，就急忙低聲吩咐：『伊凡諾夫！快，伊希朵爾淑克，拿着那一頭——哪，揭開啊！』

骯髒的帆布帶着輕微的，光滑的沙沙聲揭開了，白白的臉盤一個個現出來——生

着鬍子的，年老的，少俊的，鬍子剃光的——形形色色，給共同一致的死亡聯合在一起。誰也看不出傷痕和鮮血，傷痕和鮮血大多藏在衣服裏面；只有一張臉上，有一個眼睛似乎黑得不自然，而且凹下去，流出奇怪的黑眼淚，在黑暗中看上去，跟煤黑油一樣。大多數死人無神的、空虛的瞪着眼；有些人永遠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；有一個死人用手蒙着自己的臉，彷彿不讓別人看見似的。副廳長凝望着那些屍首，表情痛苦，心緒撩亂。

總督覺得那些慘白的臉在那天早晨是夾在羣衆中的——他知道，他們站在第一排；其中有許多人，他還親自接見過，談過話。可是現在他一個也認不出來了。這些新近跟死亡聯合起來的人，臉上現出頂頂古怪的神情！他們躺在地板上，一點沒有生氣，一動不動，就跟石膏的塑像，背部給磨平了，爲的是躺得穩一點似的。不過，這種不動，好像是假的——誰也不相信他們真的不會動彈。他們啞口無言，那種沉默跟他們的僵硬姿態一樣，好像是故意假做出來的；可是他們帶一種焦急的期待神情，弄得旁觀者也痛苦得講不出話來。要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大城突然變成石頭，所有的人民一下子化成石頭；要是太

陽站住，樹葉不動，來往行人全都變僵——他們也會露出那種古怪的神情，表現着猛然被打斷的活力，屏住呼吸的期待，對於將來卻還沒來的甚麼事情的神祕的警戒。

「請問大人，您覺得拿棺材收殮他們好呢，還是把他們葬在一個普通的溝裏好？」副廳長天真的高聲問着：當前這緊張的局面弄得他現出一種謙卑的自信——而且，他很年青呢。

「甚麼樣的溝啊？」總督敷衍的問。

「只不過挖一個大溝罷了，大人——」總督立刻轉過身去，離開這地方。他上馬車時，聽見後面那上鏽的鐵門笨重的咯吱咯吱響着——他們把死屍關在裏面了。

第二天早晨他上市立醫院去探望受傷的人，起因還是由於那熬不住的好奇心；他一心要消滅那個已經消滅不了的變故，他一心要抹掉過去的事情。死人倒還拿眼睛瞪着他，這些受傷的人卻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！他們那麼固執的移開他們的目光，這使得他明白過來：他那已經做成的行爲是沒法更改的了。那行爲已經成了事實！一種古怪的

事情已經做成了；要想改變事實，那是既荒唐又沒效果的。

從那當兒起，在他時間已經停住；他心裏生出一種說不清，講不明的感覺來。那不是後悔，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的對；也不是憐憫——溫柔的包着人的心，使得人流眼淚的，迴腸盪氣的情緒。想到那些死人，他心平氣和得很；就連想到那些小孩，也一樣。他們的痛苦和他們的憂愁，打不動他的心。可是他的思想擺脫不開他們——他們老是清清楚楚的在他眼前——那些傀儡，那些破碎的洋娃娃！那件事裏頭藏着一種可怕的神祕——一種甚麼東西，就跟我們小時聽到的神話一樣。自從那件大禍發生以來，在別人，是已經過了四天——五天——七天了，可是這期間，在他，卻像連一個鐘頭也沒過去似的。他的思想還是逗留在那個時候——逗留在那些子彈上——逗留在那作信號的手絹上——他仍舊照當時那樣想着：有一件不可挽回的事情就要發生了——已經發生了！

他相信：要是他周圍的人少注意他一點，那麼他若想心平氣和，就容易多了，他會忘記空洞的歉意所不能改變的那件事情。由於那些人的行動，神情，姿勢，由於那些人的尊

敬而同情的態度，由於那些人的彷彿在安慰一個暴躁的病人似的口氣，於是，關於那個不能祛除的事變的種種思慮就牢固的釘死在他的腦子裏了。

第二天，警察廳長用寬慰的口氣報告說，受傷的人中有兩三個已經治好，出院了；每天早晨他的妻子瑪麗亞·彼德羅夫娜用嘴唇吻吻他的腦門子，看看他發燒沒有——拿他當作小孩子似的，彷彿那些死屍是些沒熟的水菓，他太不小心的喫下肚去了似的！多荒唐！

那件事過了八天以後，尊貴的大主教密爾爾親自來拜望他，一開口就表明他跟別人的看法一樣，特意來寬慰總督的良心。他管那些工人叫做罪人，管總督叫做愛好和平的人——他講這些話時，卻沒引用一句他所爛熟的聖經的經文，因為他知道總督是不大喜歡牧師的空談的。那老頭子當着上帝的面這麼信口開河，明明連自己也覺得難過而且驚扭。

談來談去，主教掉過臉去，把自己的聾耳朵朝着他的同伴，總督氣得臉膛發紫，（他

自己能够覺得血湧上了自己的眉毛，努出嘴唇來，朝那隱在柔軟而灰白的厚髮裏面，向他張着的、沒血色的大耳朵，哇啦哇啦的講話。「大主教，他們也許是罪人，不過，要是我處在您的地位，我一定爲他們的死去的陰魂做一回安靈祭。」

主教收回耳朵，用滿是骨頭的手整了整自己的馬甲，一面點頭，一面用頂輕微的聲音回答：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喲。要是我處在大人的地位，我絕不會吩咐他們開鎗，也不會麻煩宗教審判所爲他們的靈魂唸彌撒。不過，不管處在誰的地位說吧——沒問題，他們總歸是罪人！」他站起來告辭時向總督行祝福禮，然後直奔門口——他的道袍搖搖擺擺，沙沙的響——他一面走，一面向每樣東西點頭，好像爲那些東西祝福似的。在走廊上，他手忙腳亂的穿了半天他那雙大船樣的套鞋，一忽兒拿左耳朵送到失了耐性的總督那兒去，一忽兒又拿右耳朵送過去，總督幫着他穿鞋，他很勉強的客氣着：「您別管了，大人啊，請您別管了！」這幾句話在總督聽來，彷彿主教拿他總督看做病人膏肓的病人，稍稍勞累一點就會斷氣似的。

那天，總督的兒子，聖彼得堡兵團裏的軍官，回家來過他的星期日假期，他雖然興致很好，也沒說出甚麼特別的理由爲甚麼破例回家，可是他回來明明是因爲替總督擔心，卻說不清爲甚麼緣故擔心。他兒子輕描淡寫的講到那件事情，還向家人擔保說聖彼得堡的人民都佩服彼德·伊里奇有膽量，有魄力；不過呢，他又極力主張總督應該請求再調一個哥薩克兵團來，而且得加強預防的辦法纔行。「預防甚麼事情的辦法？」總督問，聲色俱厲——可是答話卻沒有了。既然從那天以來，全城平靜得很，那些恐懼就好像越發荒唐。工大已經復工了；就連死人出喪的時候，雖然警察廳長覺得有點不安，吩咐所有警察全體出動，可也沒出亂子就過去了。至今沒有甚麼現象顯示着八月十七日事件會重演。

最後，聖彼得堡當局對於他報告那事件的呈文批准了，而且加了嘉獎的批語。人也許認爲這會照亮了他面前的大道，把他的重負拋在往事的海洋裏吧。可是那件事卻不肯消滅！那件事彷彿從時間和死亡裏獲得力量似的，堅強的站在他的記憶裏——事情